



微冷的清晨,我坐在窗前写这些字。

一 远去

“有一天我记起你,记起和你一同坐过的楼梯,记起我们犯的各种傻,记起我们度过的那个悠长的下午。”当你说起这些,我的鼻子有些酸,正是这样的,终于有一天,你会将我和我们的所有装进记忆的柜子。我们被时光遗弃了,在一个不经意的日子里。

整理房间时,发现很多零散的杂物。一张张字迹凌乱的纸条,写着无关紧要的话,却是开心的话,是初中的吧,只有在那个年纪,我们才会疯狂的传纸条。让一小张纸片,在沉闷的课上,飞翔着传达我们的思想。想起来,这又是多么美妙的呢。我的初中,也飞远了,和那些不计其数的,不知去向的纸条一同。一同嬉笑着,传纸条的人呢?你们还好吗?

在堆积的纸张中间,发现一张遥远的物理试卷,才记起原来自己也曾认真学习过它的。而今有关物理,却忘得干净,透彻的干净。人,对于不喜爱的,确乎是健忘,薄情至此。

旧的,就走向毁灭。而我,对旧东西心存眷恋,情有独钟。坐在这些旧东西之间,虽然陌生,却是喜悦。像是时空的一个小空洞,被我发现,又独自悄悄钻了进去。我遇见,许多个已经陌生的自己,和



西门市场对于南充人来说是很多人的“淘宝网”,里面囤积着各种各样的货物,大到家用电器,小到女孩子的发夹,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除了货物外,我个人觉得那一条条蛰伏在西门市场的巷子也算是它的一个特点。下午,某君让陪他去西门市场买张床帘,推脱不过,只好勉为其难答应。在砍价之余,我们在这七拐八绕的巷子里也谈起来各自印象中的巷子……

在我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巷子是中学学校背后的那条,那是一条很窄但很长很具有岁月气息的巷子,窄到迎面而来的两辆摩托车都难以通过更别说汽车。这条老巷没有名字,也或许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却很有历史般的厚重感——像极了一位慈祥而富有智慧的老者,历经了世事的更迭,每天伴随着日出日落默默地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潮起潮落。每当下雨时,尤其在深秋,一阵阵带有淡淡发霉气味的泥土气息从老巷悄悄地翻过学校高高的围墙,散落在学校不起眼的角落,常常会惊醒靠着窗背书的我。这时,如果再有人打着伞从老巷走过,我常常会觉得这就是在江南的烟雨小巷中。我坦言我极其喜欢江南的风景,想象中的江南应该是一个有着很多弯弯在小镇中的水渠和古老的巷子。水渠里撑船的船家带着斗笠披着蓑衣熟练地摇着船楫,嘴里哼着快乐的小曲儿,缓缓地穿过那一座座石桥;巷子两边是木制的瓦房,尤其是烟雨朦胧时,雨水顺着屋檐滴落,人们打着油纸伞漫步在雨巷,在雨巷里盛开的油纸伞将江南小巷的气氛静静撑起。或许在别人看来那些太过阴柔,我却仍旧喜欢,喜欢那种淡雅没有世俗气息的江南雨巷。

但对学校背后的这条老巷,却是另一种喜爱。那雨后透着芬芳气息的泥土土地,那朴实厚重的木门,还有那给人亲切感的小房,总会让我觉得心里踏实。偶尔从石头缝里钻出一株青草,像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童,在微风中摇晃着还不结实的身躯,似乎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老巷的故事。

走在老巷里我的脑海满了是

幻想,幻想着那黑得发霉的木房里住着老两口,院子里老头儿披着一件旧的中山装上坐在凳子上抽着烟袋,旁边躺着一只肥肥的大土狗,慵懒地闭着眼睛晒着午后的太阳,几只苍蝇它的耳朵旁不厌其烦地绕着;而老头儿若有所思,等待着蜂窝煤炉上那壶水变得沸腾。也许想问题太过投入,任凭水气弥漫模糊了自己的脸。老太婆从房里出来刚好看到自己老头子不顾烧开的水壶在那里愣神,于是边唠里唠嗦的数落着骂了一辈子的糟老头头去提壶。早已习惯了老太婆骂的老头儿在数落中清醒过来,指甲早已熏成暗黄色的手缓缓地把烟嘴送到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呆呆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任凭唠叨了一辈子的老伴把壶提走。旁边的大土狗似乎也习惯了主人的唠叨,若无其事地继续享受阳光。不一会儿老太婆端出了一杯茶放在自己的糟老头子身边,老头子嗯了一声,好像是在回应又仿佛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去的几十年……幻想着透过虚掩着的门,看到有位梳着大辘辘的姑娘在院子中古井旁很熟练地用着旧式的压水器抽着井水,时不时用手擦擦额头上渗出的细汗……当那灰黑色厚重的大门伴随着沉闷的咯吱声被打开时,我希望看到一位老奶奶领着自己的小孙子小心翼翼地走出来,老奶奶走出几步在陈旧的青石台阶上蹲下身子朝着孙子说:来,奶奶背着。小孩子跳到老人的背上,风一吹手中的风车不停地转,祖孙俩儿乐成一块儿。

因为喜欢那些带着历史沉淀的老城老巷,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打听附近的古城古镇。刚到南充这边念书的那会儿,我听说阆中是中国的四大古城之一,因此早就按捺不住想要一睹古城之貌的冲动,刚到大学的第一个国庆就迫不及待地叫上几个好朋友去阆中看看。可是开始的兴趣的始终敌不过我苛刻挑剔的审美观。我喜欢那种古老而淡淡的的感觉,希望古老中透露着安静祥和的气息,而不是浮躁的热闹。当我看到街道两旁都是做着各种各样买卖的门市,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时,让我感觉我们只是在“逛街”,我便觉得那古城因为多了些现代的摩登而少了些人文的淳朴,于是便对那个古城兴趣索然了。古城虽美,却不是泛着古老历史气息的美,用朋友的话说,就像在大街上那些打着厚厚粉底的美女。

许久没有去看过学校背后那条老巷了,对于这条老巷给我留下的或许也只有回忆——厚重的木门告诉他们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那些平凡的人,在这平凡的地方做着平凡的事,还有院子里路边上那些杂草都是自由无拘束的生长着,带给老巷年复一年的生气,仿佛在告诉人们老巷不老。

(文/临床医学系 刘浩)

你们:我遇见,不听话的回忆,和希望;我遇见,没有理由的快乐,和哀愁。我喜欢,面对一种种的旧,一种种被时间钝化了的记忆,虽然那么多,已无处可寻。只残存,旧掉的气味,在老去的字迹上,和一点,你的,或我的,模糊的笑。

二 改变

其实,自己并不是喜欢改变的人,面对无可奈何的改变,也常是不知所措,好像是被抛弃在荒原的孩子,突然间,看见天地的辽阔,明白世事的变迁,就不可抑制地哭了。

也许是渐渐地懂得了自身的无力和渺小,在那些无形的巨大力量之下,我们原是卑微如蝼蚁,默默似落叶的。只可以望着,望着,一棵棵树木的四季,一朵朵流云的漂泊。

我不喜欢改变。于是我总是想,那一个爷爷带我去门口小铺子里买水果糖的下午,我总是看见那个不扎辫的小丫头,顶着一头稀疏的发,她可以在槐树下仰望一朵朵被南风抚摸的白花,用整个春天。她常常是眨巴着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歪着小脑袋提一些稀奇古怪的要求,逗得慈爱的爷爷哈哈大笑。

然而,变化,是无可避免的。那个坐在老宅石阶上的小丫头,早已转过身,一去不回。院子,那些花,那些其中的人,或老去,或一个个不见了踪影。我似乎没有改变,却又分明的是不同了。你不知道,此一刻与彼一刻之间,所隔的,又何止是山岳茫茫。

所以,不要责怪我的回首。更不要警告,回忆总是要受伤的。我明白,我大概

是无处可藏,才可能在上彩的记忆中寻一丝慰藉,在眼前,拥有的只是接受一切被迫的改变的权利。

三 旧时

在一个人时,偶尔会翻出旧照片来,一张张细看。面对它们,是与时空的一种对峙,你会不相信,那一种种表情,曾经鲜活地在这世间出现过。其实也不过十余年的长度,就已是遥远的恍如隔世一般。

我看见自己,看见母亲。看见她怀抱年幼的我,立在初春的花树下,笑意盎然。年轻的母亲,柔美的神情,乌黑的长发,透出满足与希望的眼神。我在笑,如此天真无染的笑。谁还会记得,那一个春日,当冬天一夜融化,当年轻的母亲抱着她的宝贝走进这复苏的世界,花树下留下了多少幸福,多少目光里的温柔。

很远很远了,那一个母亲,那一个自己。放假回家,我又开始为母亲染发,跳动的银丝,模糊了我的眼,她终究是老去了。母亲笑着说,傻丫头,还哭鼻子啊,这么大一姑娘了呢。岁月总是这样无情的撕扯着生活要让你赤裸裸的看个明白,它的全部真相,便是不断地告别与失去,看镜中的自己,也微微的抹上一丝笑意,总是要微笑着向前。就像母亲所说的,顺其自然。无可改变的,又何须执着。

现在想来,会心一笑。许多无力的画面会发黄,会退去,会在一场场夏雨和冬雪里被淡化再淡化。于是有了失去的滋味,含在口中,微苦的滋味涌起,抵达舌尖,竟成甘美。那些失去呀,是岁月的馈赠,而不是惩罚。因为这失去,我倍加珍惜。

原来只要微笑向暖,便可安之若素。

(文/临床医学系 李畅)

我的“大福”

坐在床边,赶毛概作业。阳光通过窗户照到我的桌子上,在我的本子,左腿,笔上投射出一篇昏黄。突然想起小时候,跟爷爷住在农村,那会儿每周周末,就在院子里搭两个板凳,一高一低,就俯在小板凳上做作业。旁边,爷爷养的“大福”趴着,悠闲地晒太阳。时不时眯着眼睛,扫一扫尾巴。

“大福”是爷爷从路边捡回来的,那会儿,农村里的人还没有捡到流浪狗要去打疫苗这一观念,爷爷就这样把那条浑身脏兮兮的黄狗带回了家,给它洗了澡,安了窝。爷爷说,像这些流浪狗大多是无福的,因为它们不知道要流浪多久才会遇到一个肯收留自己的人,所以爷爷给它取名叫“大福”。“大福”很乖,小时候的我胆子也很大,总喜欢跟它玩,它跟我也很亲。每天下午,大概一到我快要放学回家的时候,大福就在我家院子外的石头上蹲着,等我回家。一看见我,就一下子冲过来,冲着我摇尾巴。

我十岁的时候,离开了老家,也离开了爷爷和大福,等我几年之后再回去,大福已经不在。爷爷说它是老死了,我才恍然惊觉,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长大,所有人都在变老啊。现在我已经二十岁,离开大福已经十年,它憨憨的身影却日渐清晰。那个曾经陪着我一起做作业,等我回家的大福,我希望你若若有来生,满满的都是福气。

我的梦想是……

“你的梦想是什么?”好像在小时候,我们总是会被反复问及这个问题,甚至当时我们还并不理解“梦想”这个词的意义。我记得,大家很多都说“老

师”、“医生”、“科学家”……我也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作家”。想来也是奇怪,那时候的我,不过读了几本明清小说,也不是很爱写东西,却偏偏想要成为一名作家,这让现在的我想起来都有些想笑。同样的,在初中的时候,我又被我的政治老师问到了这个问题,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是“自由撰稿人”,当时,还有好多同学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业,还是我的政治老师给他们解释的——“就是每天无所事事,偶尔写点文章赚点稿费,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我记得,老师一说完,大家对我的眼神中分明多了些崇拜,大概是我原来马尘是个这样崇高的人。其实,当时不过是觉得年幼时作家的梦想已经无望,自己又喜欢写东西,便有了这样一个梦想。等到我读到高中,我连“自由撰稿人”这个梦想也没有了。当时就希望安安稳稳考个二本师范,学我的汉语言文学,毕业后安安稳稳当个语文老师。让我没想到的是,我最后学了医,那么好吧,就让我当个默默无闻的医生吧。

很多文艺青年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成长”,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成长看法是怎样的,但在我看来,随着我们的成长,最无可挽回的就是曾经爱做梦的勇气。当我们发现现实世界和我们梦想中不一样时,我们一开始是迷茫,后来就开始改变,我们开始变得胆怯,不敢做梦,也不想做梦。我们开始脚踏实地,偶尔抬头仰望星空,感叹一句这星夜好美,却忘了,我们曾梦想着成为一名天文学家,去亲自揭开星星会发光的秘密。尽管我们都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可是,我们已经忘了曾经那个爱做



梦的自己和自己做梦。

十五六岁时,我总喜欢穿一些深色的衣服,当我二十岁的时候,却爱上各种碎花的衣裳。可能是觉得年纪渐长,越觉岁月的无情和青春的短暂,便企图用鲜艳的衣裳来证明自己的青春。当我现在想起那些旧时光,还是不免唏嘘。那些日子,那些梦想,天真得可爱,那曾是我们最真挚的梦想,我们不用考虑它能否实现,不必因为要付出多少努力而担忧,只是因为想,便说了出来。尽管多年后的我们可能平凡无名各自飘零,我们为三餐或考忙忙碌碌,可能与最初的那个梦想背道而驰,可能已经激情散尽,但不可否认,那个曾藏在我们心中最荒诞的梦想,依旧可以让我们在这样的日子里仍有万种期待。

你呢,有没有记忆中无可取代的人,有没有跟我做过一样的梦?

(文/影像学系 马尘)



向往·鹰 摄影/杜凤鸣
川北医学院教职工庆祝建国 65 周年摄影展一等奖作品



我始终是无法喜欢李煜的。

不否认他的赤子之心,不否认他的词是可爱的,然而于我而言,也不能说是最爱;至于其人,纵有“若无李重光,山河亦蛮荒”之说,我也只想回一句,正是李重光,断送一片山河。

不言娥皇女英,不言亡国之君,只谈他的才情。李煜是天生的诗人,玲珑剔透心,若能闲云野鹤一世,大约也会成为后世佳话。

传世世也不传。这传奇再美,究竟没有大的情怀。

无论是亡国前的“寂寞画堂深院”,还是北上后的“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所咏所叹,只囿于他个人那一个太小的世界。而心怀天下,并不是帝王的特权。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区区两句,其情其景,不输李后主分毫。或者完全不必非得马革裹尸、肝脑涂地,刘禹锡只用“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那样的爽朗洒脱,便是李后主从始至终都不曾有过的情怀。

为何历朝历代多少文人才子留下了数不清的可歌可泣事,还是堵不住那一句“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想,也许我们至今都十分热衷的“孤独与流浪”或许可以解释一二吧。充满了华美辞藻的著作一册册占领了图书市场的大半江山,意图遭世?意图空灵?我却只见“空”而未见得“灵”。谈诗有趣的杂文难得,有趣之余还想其行文心平气和,深入浅出,更是奢求。

我们缺乏一种胸襟,一种情怀。我们可以从一片秋叶的掉落里悟出洋洋洒洒动辄上千字的百转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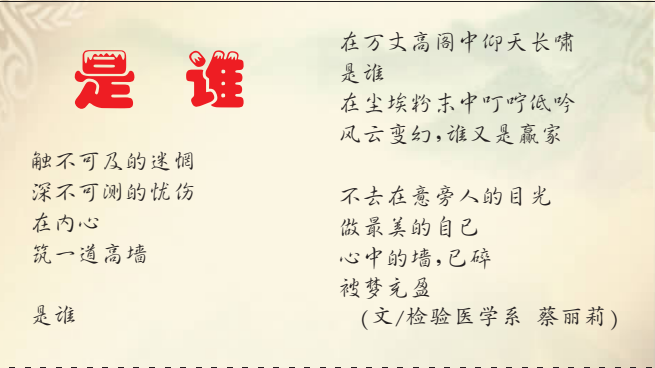


在这儿,无穷无尽波浪起伏的沙粒,才是大地真正的主人,而人,生存在这儿,只不过是摔在沙里面的小石头罢了。铺满碎石的沙地平坦地一直延伸到视线及不到的远方。一个早已用青春游历了世界的她闯进了这片大地,或许也只有这片被人遗弃的大地,才能激起她生存的斗志。

她是那么的渴望自由,不愿受课堂约束。喜欢躺在墓里看书的她,好不容易逃出情感空间的她,爱疯狂的她又怎甘让婚姻给她套上枷锁,牵绊她。但他的那一句:“我就是要你‘你行你素’,失去了你的个性和作风,我何必娶你呢?”又怎容她拒绝呢?当他悄无声响申请到了撒哈拉沙漠的工作时,她就决定和他共度余生。

她的一个“好”,他的一个“是”,一副骆驼的头骨就把他们推进了婚姻,与其说是婚姻,不如说是他们搭伙过日子的旅程。在漫漫的黄沙,无边而庞大的天空下,两只渺小的身影在走着,跑着,尽情的,毫无保留的活着。

她侵入了沙漠,是沙漠里的圣女。她是那么的豪放不羁,那么的大胆无畏,当撒哈拉女子只能在面纱下生活时,她在男人们中谈笑风生,用黄豆治胀肚,用指甲油补牙,用维他命挽救垂死女子,替人接生。在荒凉漫天黄沙的坟场区,她用装冰桶的木箱子置了桌子,沙中掩埋的动物皮做了沙发,沙堆中的羊骨、路上拾



又是个午后
投梭,决然前行的表盘
匆忙地借点时间
开始与自己的散步
翻弄了一地的石子
倦意里冥思
绊脚遗留的落荒
只听得见哀伤
似找不到来路
猛地一拍胸
踩进载梦的连环路

在万丈高阁中仰天长啸
是谁
在尘埃粉末中叮叮低吟
风云变幻,谁又是赢家

不去在意旁人的目光
做最美的自己
心中的墙,已碎
被梦充盈

(文/检验医学系 蔡丽莉)